

翻譯小說選

艾 蕪 選 註



香港文化供應社印行



翻譯小說選

翻譯小說選

白著自權★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港一版

基本定價三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選註人 艾 蕪

發行人 陳 劭 先

發行所 香港又化供應社
香港大連中州七號三樓

印刷者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利華道四一〇八號

分發行所 各地文化供應社

上海：中王中街六八七弄二〇號
桂林：中正西路二〇號
廣州：西關路一〇二號
南甯：興甯路十二號

目次

1. 盆裏的人〔俄·A·契訶夫（黎璐譯）〕……………九
2. 村婦〔保加利亞·I·伐佐夫（魯迅譯）〕……………三二
3. 酋長〔波蘭·顯克微支（譯者不詳）〕……………五九
4. 野人老狼〔法國·莫泊桑（李青崖譯）〕……………七一
5. 幽會〔俄國·M·高爾基（荃麟譯）〕……………八五
6. 一個琴師的故事〔美國·果爾德（立波譯）〕……………九七
7. 慶祝〔法國·V·古久列（梅益譯）〕……………一〇四
8. 最後的恩惠〔英國·F·詹姆士（梅益譯）〕……………一二二
9. 上校刑架〔亞美尼亞·C·米凱良（譯者不詳）〕……………一三二
10. 幸運的維采克〔波蘭·望達·華希萊夫斯卡〕（小畏譯）……………一四〇

序

我們讀「儒林外史」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常常覺得牠不是長篇，彷彿是許多短篇湊合成的。但你真要把牠分開，各自獨立成爲短篇小說，却又讀起來，似乎不盡像，總覺得短篇小說還要加一點什麼東西進去。

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感覺呢？這就由於我們一向讀了不少短篇小說的原故，那些作品的體裁隱隱乎給我們一種印象，覺得必須如此才算短篇小說。而這印象，若要明白說了出來，却又不大容易。因爲，實際上作品的體裁，是千差萬別的。像本集中所選的短篇小說，各個體裁非常差異，有的是自己講自己的經歷，類似自傳，如巴倍里的「鴿窠的歷史」；有的雖是在講自己的經歷，但語氣上則是向着一個人在說話，如伐揚·占久的「慶祝」；有的雖是向人家講述故事，但對方又在插嘴，如契可甫的「盒裏的人」。有的完全用第三人稱式的寫法，如望達·華希萊夫斯卡的「幸運的維采克」。有的在第一

人稱的描寫中，插入第三人稱的場面，如莫泊三的「野人老娘」。有的又全用對話，如高爾基的「幽會」。不過，這些作品雖然體裁各有分別，甚至大相懸殊，可是讀起來皆能使人感到滿意，覺得這些都不能不說是短篇小說。這就是每篇作品均能根據簡單的題材，把主題適當地表現出來，不會使人感到寫得不夠，或者有過份累贅的地方。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的分別，可以說是一個用簡單的題材來表現主題，一個用複雜的題材來表現主題的。長篇小說要寫一個人物，多是從年青時候，寫到老年，而且和許多人發生關係，才能表現出他的好處或者壞處來，短篇小說則是就那人做的一件事情，來表現的。即使要拿幾件事情來描寫他，也是就各件事情中，選取頂精采的來使用。把可以寫成幾篇的材料，壓縮成爲短篇的東西。因此，我們可以說，短篇小說是注重題材簡單的作品。即是首先要選擇簡單的題材來表現人生，藉以表明作者對人生的見解；其次，遇着須用複雜的題材來表現，也該把牠壓縮成簡短的東西；精采的才要，不精采的便把牠丟去。

至於用簡短的題材，寫出一件事情來，作者對那事情的態度和看法，也表明了；但若裏面沒有人物的形象，也就不算得是短篇小說。僅用簡短的題材，寫一件事情，這不如說是報告文學，倒要更適合一些。短篇小說不但要求有人物描寫，而且還和長篇小說

戲曲敘事詩一樣，也要求描寫的人物典型化。自然，這種任務，對於短篇小說，是比較困難的，但短篇小說也不得不勉為其難。像選在這本書內的小說，如契訶夫的「盒裏的人」，裏面所寫的畢里可夫，就算是寫成典型化了的人物。這是很值得我們特別學習的。

二

高爾基在「和青年們談話」一文內講：「一開頭工作便着手大長篇——這是非常不好的態度。我國出版了許多言語的垃圾，全是這個緣故。我們必須跟歐洲及我國差不多一切的大作家做過的一樣，先來學習寫短小的短篇小說。短篇小說使我們懂得節省言語，按照論理學配置材料，主題的明瞭性，和題旨的明確性。但有一次，我勸告一位頗有才能的文學者，叫他停止長篇寫短篇，那位文學者却那樣回答我，「不，短篇小說形式太難。」這不是說造大砲比造手槍便當麼？」

歌德對愛克爾曼說過這樣的話，「有許多事物，你或許可以寫得很好，而未會充分研究，和不熟悉的事物，卻不容易寫得出色。即使寫漁夫是成功，而寫獵夫，卻或許失敗。若在全體中的什麼地方失敗，則部份無論寫得多麼巧妙，大體總是有瑕疵的東西，

卻沒有寫成了完美的作品。不如請你把你儘能處理的個個的部分單獨地分開來寫，那會寫成很好的作品的。」

從高爾基的談話看來，開始學習寫短篇小說，是最要緊的，許多偉大作家都走過這條道路。照歌德的話來說，亦以爲開始寫短的東西，最容易成功。

那末，應該怎樣來學習短篇小說呢？

最要緊的，應該多讀傑出的短篇小說，而且須要重三倒四的精讀。從作品的本身，研究出作者寫這篇作品的手法來。比如怎樣描畫人物，怎樣寫對話，怎樣敘述事情，怎樣表現風景等，都該下細推敲的。斷不可以隨便一讀兩讀，就拋開了。這樣是說不上是在學習。選者更爲了想幫助讀者增加閱讀的興趣起見，不致讀了一次卽行拋棄，故所選的作品，除了在技巧方面可供學習而外，還注重到內容方面。如伐佐夫的「村婦」，奧泊三的「野人老娘」，巴倍里的「鴿窠的歷史」，果爾德的「一個琴師的故事」，顯克微支的「酋長」，都是描寫異族統治下的各種生活，有死亡，有流血，有掙扎，有奮鬥，有團體，有互助。實和我們今日處在日本帝國侵略下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相信讀者讀了，當必極爲感動的。至少也不會使讀者認爲讀小說乃是消遣而已。詹姆士的一最

後的思想——俟揚·古久列的「慶祝」，是寫第一次歐洲大戰的（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拿來和現在第二次大戰對着看一看，也還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能給我們看出一些東西來的。而且準備寫戰爭，這是很好的參考。至於米凱良的「上絞刑架」，望蓬·華希來夫斯卡的「幸運的維采克」，則是寫的十幾歲的窮孩子，沒有我們一樣的幸福，可以進學校讀書，而是過着牛馬一樣的生活。如果我們處境不好的話，也會早像他們一樣的了。這是我們差一點就會遭到的命運，很值得我們看看的。然而光把地獄的色相，顯示給青年的讀者，未免有些冷酷，故又加出一篇愉快的，使人微笑的東西，這便是與爾加不人的「男性的友誼」了。

至於每篇的大概內容，以及應該特別注意的地方，都詳記在每篇作品後面，這裏不用多說了。

盒裏的人

俄·A·契訶夫作

某夜，在米羅諾西斯訶耶村的盡端，有幾個獵人借宿在老普羅訶費的穀舍裏。其中兩個，一個是獸醫伊凡·伊凡諾維支，一個是教師柏琴。前者有一個奇特的雙姓——琴夏——赫馬來斯加——這一點也不適合於他，全縣的人都只稱他伊凡·伊凡諾維支。他住在城市附近的一個養馬場裏，現在因為想呼吸點新鮮空氣而出來射擊。教師柏琴每個夏天都住在衛伯爵的家裏，好些年都呆在家裏，沒離開過縣區。

他們沒有睡覺。伊凡·伊凡諾維支，一個蓄着長鬚的又高又瘦的老傢伙，坐在門外的月光下燃着一個煙斗。柏琴躺在門裏的乾草堆上，在黑暗中看不見他。

他們在講各種各樣的故事。講到這裏的主婦馬弗拉，一個健康而並不愚蠢的婦人，永沒有出過她的本村，在她的生命中，永沒有見過一個城市或一條鐵路，並且，她把最近十年的光陰完全消耗在鐵灶後面，只有夜裏才到街上去。

「這有什麼奇怪的！」柏琴說。「世上有着許多人，性情生來便是孤獨的，他們想

像隱居的螃蟹或蝸牛一樣地退隱在介殼裏。這也許是一個隔世遺傳的事例吧，人們又回復到那個人類的祖先還不是一個社會的動物，而只單獨住在洞裏的時代去了，也許這不過是一種人類個性的奇異而已——誰知道？我不是自然科學家，沒有解答這種問題的責任；我只是說像馬弗拉這類的人是很普遍的。我們無須乎看得很遠：就在兩個月前，我的一個叫做畢里可夫的同事，一個希臘語教師，死在我們的城裏。你無疑地是聽見過他的名字的。奇怪的是：他總常穿着一雙橡皮套鞋和一件溫暖的破舊的外衣，就是在最晴朗的日子也常帶着一把雨傘，他的雨傘放在一個盒子裏，他的鍬放在一個灰羚羊皮的盒子裏，並且，當他掏出小刀來削鉛筆的時候，他的小刀也是放在一個小盒子裏；他的臉也好像是放在一個盒子裏；因為他常常把它藏在翻起來的衣領裏。他帶着黑眼鏡，穿着法蘭絨背心，用棉花塞着耳朵，在坐車的時候，總叫車夫把蓬子放下來。總之，他有一種經常的不可克制的衝動，要把自己包在一個包裹；也可以說，他想為自己做一個盒子，可以保護他，把他與外界隔離起來。現實使他忿怒，使他驚駭，使他常在不斷的激烈變動中，也許，爲了要證明他的畏怯，他的厭惡現實、他常讚揚過去和那些永遠不會存在過的東西；甚至他所教的古代語言，實際上也成了他的橡皮套鞋，他的雨傘，他掩蔽在

裏面和實生活隔絕起來。

「哦！希臘語言是多麼洪亮多麼美麗喲！」他常常說，帶着甜蜜的表情；而且，好像要證明他的話語似的，他把眼睛翻了上去，把一個手指舉了起來，念道，「安特羅波斯啊！」

「畢里可夫也想把他的思想藏在一個盒子裏。他心裏所明白的唯一的的事情是關於禁止某項事情的政府的公告和報紙上的論文。當某項禁止孩子們在夜間九點鐘以後出街的公出現，或某篇論說肉慾的愛情是非法的論文登出來的時候，他的心情便很泰然：「它被禁止了，這就夠了」，他對一切被認可了的被允許了的事情，總抱着一種有力而十分確切的懷疑的成分。當一個劇院，一個閱覽室，或一個茶店在城裏出現時，他會搖着頭溫柔地說：

「這是好的，自然，這是很好的；但我希望它不會引起什麼事來！」

「任何秩序和規則的擾亂與破壞，都會使他懊喪，雖然是不與他相干的。假若他的某同事到禮拜堂到晚了，或者他聽見關於高等學校的孩子們惡作劇的謠言，抑或他看見某女士在夜裏陪伴着某官員，都會使他非常煩惱，並且說希望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在教

師會議上他常常壓迫我們，用他的警告，他的小心，以及他對於男女學生們在教室裏吵鬧的那種本性的譴責。……

「他希望這些事不會傳到當局的耳朵裏，他希望不會因此而發生什麼事情；他能把二年級的彼德洛夫和四年級的楊格羅夫開除是再好沒有了。並且，你知道嗎？爲了他的嘆息，他的沮喪，他的臭貓般的灰白小臉上的黑眼鏡，他壓迫得使我們退讓了，我們減扣了彼德洛夫和楊格羅夫的品行分，把他們保下來，終於把他們兩人開除了。他有一種很奇怪的習慣，常常到我們屋裏來拜訪。他來到一個教師的屋裏，坐下去，沉默地留在那裏，好像在仔細考察什麼東西似的。他就這樣靜靜地坐在那裏一兩個鐘頭後才離開。他把這叫做『與同事們維持友好關係』；這是很明顯的，他這樣地來拜訪我們，這樣地坐在那裏，對他也是很厭倦的，他之來看我們僅只因爲他以爲這是他對同事的責任吧了。教師們都很怕他，就是校長也怕他。你相信，我們的教師們都是有知識的，心地純正的人物，是屠格涅夫與謝得林的著作培植起來的，然而這個渺小的，總是穿着橡皮套鞋帶着雨傘的傢伙，已經把整個高等學校把持了十五年了！高等學校，實際上——他把全城都把握在手裏！我們的女士們因爲怕他知道，在禮拜六不敢私自跑到劇院去，在他面前

，牧師團不敢吃肉或玩牌。在畢里可夫這種人的勢力之下，我們已經有十年或十五年的功夫，變得對什麼事情都害怕。他們怕大聲講話，怕寄信，怕認識朋友，怕讀書，怕幫助窮人，怕教人談書或寫字。……」

伊凡·伊凡諾維支澄清了一下喉嚨，想學說些什麼，但他先燃着煙斗，看着月亮，然後才開口，有時也停頓一下：

「是的，有知識的，心地純正的人們，受着謝德林，屠格涅夫，巴克之流的作家的著作的教育，但他們對他讓步和忍受，……事情便是這樣。」

「畢里可夫和我住在同一所屋子裏」，柏罕繼續下去，「住在同一層樓，和我是對門對戶，我們常常看見，他在家裏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在家裏他總是這一套，長寬外衣，睡帽，窗簾，門門，一切限制和拘禁人的東西，還有——「哦！我希望不會因此發生什麼事情！」他不喜歡吃齋，但也不能吃肉，他常吃淡水魚和黃油——不是齋，但也不能說是肉。他不用女僕，因為怕人們對此發生什麼怪想頭，他用着一個六十歲的老廚子，名叫愛法納西，是一個知識不足而常飲酒的人，曾經一度做過某官員的僕人，燒出的飯菜還大致不差；這愛法納西常抱着手站在門口；深深地嘆息着，常常低語着同一件

事：

「現在這種人多得很。」

「畢里可夫有一間盒子式的臥室：床上扯着帳子。睡覺時把頭都蓋了起來，讓牠在裏面發熱和悶氣；風兒重打着那緊閉的門；爐火低語着而廚房裏傳出一聲聲的嘆息——一種下吉利的嘆息來，……他睡在被窩裏感到懼怕。他怕會發生什麼事情，譬如愛法納西會來謀殺他，小偷會跑進來，因此他整夜做着惡夢，當早上我們一同到高等學校去時，他總是臉色灰白鬱鬱不樂地，這是很明顯的：高等學校裏充滿了使他終生恐怖和憎惡的人，並且走在我的旁邊對他這種性情孤僻的人也是很討厭的。」

「『我們的教室裏簡直是吵鬧不堪，』他常常說，好像要表明他的抑鬱似地。『真是太過分了。』」

「並且，這個希臘語教師，這個盒子裏的人——你相信嗎？——幾乎同一個人結婚了。」

伊凡·伊凡諾維支很快地把視線投到穀舍裏說：

「你在開玩笑！」